



# 詩人能做什麼？——

## 讀麥穗《追夢》

詩人◎向明



追夢

麥穗著 / 詩藝文 / 9406

300元 / ISBN 9570379642

平裝

臺灣寫詩的人口在各文類中衍生最快，但也淘汰得像浪花樣轉瞬即逝。詩人口成長快的最大助力，乃在多得不可勝數的文學獎的鼓勵。無論大小文學獎，以詩類參加的人最多，主要乃在參賽的條件最簡單，三五十行，總字數頂多約六百字，比一篇散文的要求都低，何況何者為詩，何者非詩，評的人見仁見智，往往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詩人便在一夜之間面世了。詩人這頂桂冠如此輕鬆容易取得，且有巨額獎金助勢，那些真正在寫詩，一輩子都執著在詩的追求上，而又不求聞達於諸候的老實（詩）人，便被這些助長出來的小將們所淹沒了。這些被埋沒的真詩人頂多祇能在一些非主流的詩刊或同仁雜誌上露面。

麥穗便是這樣一個一直被忽視，從來沒被視為一個 MAJOR 的

大詩人。其實論輩份，麥穗是當年「現代派」成立的第一批成員，但他從來沒被視為是現代派的一員過。麥穗曾經是覃子豪的文藝函授詩歌班第一期的學生，他和「藍星」詩社的主要發起人夏菁曾是臺灣農業單位最早（1951年）的同事，也曾受夏菁的影響在一起談詩、讀詩、寫詩，他將現有的《藍星》早期詩刊收存最齊全，但他也從未被視為《藍星》的一員。他和《秋水》詩刊的創始人古丁和涂靜怡都會為早期的《秋水》打拚過，且曾擔任過《秋水》詩刊的編委，但他沒出現在《秋水》同仁中。麥穗是詩壇的閒雲野鶴，從來不會固定停留在某個險要山頭，也不覓食在那一處豐富的水澤，他的閒適個性，和他與森林為伍的志業，使他只與詩壇保持若即若離的疏淡關係，一輩子就蝸居在烏來那處山野中，作一個名符其實的「森林詩人」。外面的大小爭執、權位爭鬥、驚擾不了他的山居生活。



▲ 圖片取材自《追夢》頁 237，麥穗在三峽龍泉墓園詩人覃子豪銅像前留影

《追夢》是麥穗這生寫下的第七本詩集，內收自 1993 至 2004 年間發表的數百首作品中的 169 首詩作。詩人在〈後記〉中說，從前有人為詩人下過定義，說

「詩人就是那些過了四十歲還在寫詩的人」，他認為在人活得越來越健康，越來越命長的今天，應該修正為「年過七十還在寫詩的人」；還說雖然年齡和好詩不一定能畫上等號，但經驗和歷練卻是寫作的必備條件。他之所以年過七十仍堅持在寫詩，和周遭一群同齡層的詩友一樣，就是想做一個真正的詩人。偉哉斯言，這一認知，可比那些一舉成名便成絕響，或越寫越爛，卻仍享受普世推崇的大詩人要務實得多。詩人嘛，詩是唯一證明，詩人不應靠他曾經寫過詩這張空幻的「榮民證」維持他詩人不朽的身份。作一個真正的詩人就是要不斷有詩寫出來。

一個詩人通常會有兩種態度在繼續寫詩：一種是自身生命力的發揮，一種是文化生命力的傳承。前者通常是指作小我的書寫，後者則會被認為是關懷大我。有的詩人執著於一種，獨行其是。但如兩者都兼顧，肯定是大詩人應有的胸襟與抱負。我們看麥穗的這 169 首詩，便可以發現他從沒寫出完全只有自己能懂的個人話語，他在廣泛的題材中，將小我融於大我，大我的完成中不忘小我的微弱的呼聲。他總是隨自己的行止，記錄一些觀察大我的得失，然後道出一些小我的感觸。說得好，如古丁所言：「真實地寫下了他的生活。」其實是為人生記錄一些亙古不變的真實面。且以〈孕婦〉這一少人道及，縱算寫也祇會描繪一些人盡該知的女性懷孕艱苦現象，那是不算什麼創意的，且看麥穗這首〈孕婦〉，便會給人帶來一些新鮮的感覺：

起初

都想將逐漸的隆起

掩蓋

終究還是挺著他

在大街小巷

亮相

管他是香火的延續

或是生命的繼起

反正這世上

沒有比生命包容著生命

更美

更神聖了

這首詩真是如大陸名詩人韓東所言「詩到語言為止」，這麼平白的詩，沒有經營什麼深奧的意象，也沒加入什麼刺激的衝突，卻會讓入有「這麼平凡的真理，為什麼我卻有看沒有見？」的驚奇感。確實在這個人人都像刺蝟的今天，真的沒有比孕婦一樣「生命包容著生命」更美，更神聖。

詩中「反諷」的運用，其實也是一種恨鐵不成鋼，或莫可奈何的神經反射，它其實還是出於一種對別人或整個社會人類的關懷。麥穗深居山林，卻與人間並未隔絕，各種光怪陸離的陰暗現象，他也不吝取材在詩中，反諷是他慣用的為詩手法。〈後門〉一詩便是這樣冷靜的寫出的：

後門

永遠是虛掩著的

門口像灑遍了乾冰

透著一股隱隱約約的

神秘



因為是虛掩著的  
 所以不必通報  
 更毋須按門鈴  
 但有一件事你務必注意  
 要進去前  
 先得瞧瞧  
 周圍有沒有旁人

這首詩也是純客觀陳述一個事實。是針對走「後門」這種見不得人的腐敗現象，而端出的一面照妖鏡。詩的出現也是只有冷靜，沒有誇張；只有暗諷，沒有明槍。像這樣帶著輕微譴責口味的詩還有多首。另外有一首詩，也是好多人想寫，卻從未見有人寫過，也未見有人敢寫，因為一寫便寫出是非，便牽涉到不願觸碰的禁忌，這首詩題稱作〈你們到那裡去了？〉，是他參觀二二八紀念館後有感而發。詩中的「你們」當然不是在館中被追思懷念，個個被尊敬為勇士、烈士，個個有名有姓，家屬且已獲豐厚補償的所謂二二八受難者，被認為受害的冤魂。而下落不明的「你們」則是他們指稱的加害者，一群隔海而來的屠夫。詩人對此發出了不平之鳴。詩中第二、第三兩段有非常不忍的詰問：

他們是無辜的一群  
 他們是受害的冤魂  
 那麼你們呢  
 你們遠渡重洋  
 到這片陌生的  
 卻是祖輩鄉親們用血汗

開拓的島上  
 經商 求學 謀生……  
 難道都是罪惡滔天  
 難道都是死有餘辜

不明由來的刀槍  
 加諸他們的身上  
 也刺穿你們的胸膛  
 他們因希望落空而憤怒  
 你們因憧憬寶島而喪身  
 誰是罪魁禍首  
 至今仍莫衷一是

詩人在參觀紀念館，看到他們認定的受難者都得到尊敬補賞，且被封為勇士、烈士之後，不免在詩的結尾有如下的悲痛的聲音：

而你們呢  
 從一具具無名之屍  
 成為一個個孤魂野鬼  
 唉！情何以堪

這確是一首沉痛莫明的追魂詩，而且這詩中的「你們」會永遠沉冤在那段混沌不明的歷史中，即使千秋萬世也無法洗清「你們」不明不白的罪名，麥穗這首詩的價值稍微可以告慰那些真正屈死的亡魂，也為那段不幸的歷史做一反證。詩人能夠做什麼？也不過是有勇氣說幾句真話，對得起這個崇高的虛名。 